



上图：姹紫嫣红开遍，上海昆剧团“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

添了子女，消了锐气。然而，一股对昆剧艺术的感情不灭，伴随着他们，虽九死而不悔。在那段岁月里，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追回着被耽误的岁月，也成就了上海昆剧团最辉煌的时代。

蔡正仁的大官生洒脱大气，嗓音充沛，身段圆熟，因而有了“活明皇”的美誉，一折《迎像哭像》，演绎得声情并茂，动人到了十分。集其毕生舞台艺术大成的精华版《长生殿》与折子戏《撞钟分宫》，更让他稳坐当代第一大官生的宝座。岳美缇的细腻多姿，使得她在台上塑造的巾生，风流潇洒，更添几许温存善良。从痴情一点的柳梦梅《拾画叫画》，到《湖楼》中那个生活化的“小人物”卖油郎，还有《望乡》里兵败被俘、冤屈难申的汉将李陵，《玉簪记》中多情的书生潘必正……岳美缇的表演往往在细节处见功夫，加之其特有的书卷气，显得蕴藉儒雅，令人过目难忘。

梁谷音与计镇华是公认的性格演员，因而在他们的表演艺术中，有行当却破行当，一切以塑造人物、表现性格为前提，因而分外多姿多彩，引人入胜。一出《烂柯山》，

梁谷音糅合正旦、花旦、泼辣旦乃至彩旦的诸多技巧，绝不单一表现崔氏的市井、势利、鼠目寸光，而是根据环境、遭遇的不同，宛如工笔画一般，细腻地将人物情感、戏剧冲突一一展现。而计镇华更是融合了老生、花脸，乃至京剧麒派艺术、影视剧特写镜头等手法，丰富了朱买臣的内心世界，也丰富了昆曲老生行当的表演手法。《蝴蝶梦》《邯郸梦》《琵琶记》……好戏一出接着一出，不仅为上昆取得了荣誉，也为当代昆坛留下了值得保留、传承的好戏，使得旧貌换了新颜。

刘异龙的诙谐幽默、滑稽突梯，方洋的恢弘大气、中规中矩，还有王芝泉刚中带柔、凌厉爽脆的武旦气派，张铭荣能文能武、活灵活现的武丑风格，乃至张洵澎俏丽纷繁、风骨迷人的闺门旦艺术……无不是“昆大班”艺术家群体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如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当年所盛赞的那样：“第一流剧团，第一流演员，第一流剧目，第一流演出！”

1993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昆曲第三班的学生们毕业了。身为团长的蔡正仁敏锐地感觉到：上昆面临

着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他与自己的同学们，那时都已年近六旬，而新来的这批接班人才20出头，中间相隔了整整30多年。年轻人是希望，是未来。如果舞台上再由老演员们继续挑大梁，那么这群年轻人便很难成才。为此，蔡正仁不得不思考一个棘手万分的问题：如何为年轻人让出更多的舞台？无论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蔡正仁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昆三班的年轻人成功，就是上海昆剧团的成功。上海昆剧的未来需要这群年轻人。

果然不出蔡正仁所料，经过几十年的培养、历练，以谷好好、吴双、黎安、沈映丽、张军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昆剧人成为了当今上海昆剧舞台的台柱与基石。从“昆剧走近青年”到《一片桃花红》，还有改编自鲁迅先生小说的现代昆剧《伤逝》，首部3D昆剧电影《景阳钟》，全本55出《牡丹亭》，“临川四梦”集中上演……第三代昆剧人有着更多属于自己的梦想与愿望。在昆剧的舞台上，他们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尝试着全新的探索。曾几何时，这个共有60人的大团队，因为社会的原因、个人的因素，如今留下坚守在舞台上的，仅有20人了。但正是这20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却无怨无悔地传承、弘扬着古老的昆剧艺术。如今，他们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拥有“梅花奖”“白玉兰奖”的业内领军人物，作为上海昆剧团团长的谷好好更是承担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重任，引领着上昆走向新的辉煌。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国昆剧节”上，谷好好等一批中青年优秀艺术家，在文旅部与非遗司